

怀念与永恒

芳华殇璃

——慈溪才女叶安庆和胡杏芬
长弓鉴铭

回望历史的星空，总有一些星辰，曾于苍穹熠熠生辉。叶安庆与胡杏芬，这两位来自慈溪的奇女子，她们的故事，宛如遗落在时光幽僻角落的绝美诗篇，满溢着动人心弦的力量与无尽的凄婉伤感。

当我初次听闻清朝慈溪曾有叶安庆这样一位才情卓绝的女子时，便开始了对她的求证之旅。在那泛黄的古籍方志中，我逐字逐句地翻找，不放过任何一行哪怕仅有一丝可能与她相关的文字，在广袤的网络世界，我广撒询问的帖子，满心期待能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处，获得哪怕是最细微的线索。作为一名慈溪“土著”，我只想知道她究竟生于慈溪何方水土，然而，三百多年的沧桑岁月，宛如汹涌无情的洪流，将一切痕迹冲刷殆尽。我苦寻未果。这让她的故事愈发像那缥缈在云雾深处的传奇，朦胧而难以触摸。

同样，对于才情斐然的胡杏芬，我亦对她的故里进行了萍踪探微，踏入她的出生地——横河镇相土地村，在那一条条古老的街巷中，缓缓徘徊踱步，满心期望能寻得哪怕一丝她曾经生活过的蛛丝马迹，然而，结果是两个字，甚憾！直至今日，连她的墓碑也无处可寻。胡杏芬，恰如她那充满诗意的名字一般，在历史狂风骤雨的无情涤荡下，似那绚烂绽放后又遭风雨侵袭的杏花花瓣，正凄美地一片片凋零，悠悠飘散在历史厚重的尘埃之中。

叶安庆，生于清朝的慈溪。她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博通经史，于诗词创作上造诣颇深，书法亦是精妙绝伦。本应凭借这般出众的才华，在世间绽放出最为绚烂夺目的光彩，然而命运却露出了狰狞残酷的獠牙。清初，她的父亲叶伯玉毅然起兵抗清，奈何壮志未酬，不幸兵败被杀。叶安庆也因此遭受牵连，被械送京师，沦为权贵家的奴隶。在那暗无天日、仿若牢笼的日子里，她的灵魂却似傲雪寒梅，从未屈服。她手中的笔，成为了她抗争命运的有力武器，写下了无数饱含悲愤与不甘的文字。最终，她选择自缢而死，以这般决绝的姿态，向不公的命运发出最后的抗争，为自己短暂却又无比悲惨的一生画上了悲壮的句号。

她留下的诗，是她在绝境中的呐喊，是她对命运不屈的反抗。虽仅留存下“本待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满襟清泪啼鹃血，怨魂飞绕浙江潮”这样的绝笔之作，却足以让我们透过岁月的帷幕，深切感受到她内心深处那如汹涌波涛般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她就像一朵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中独自绽放的梅花，即便被凛冽的风雪无情摧残，却依然顽强地散发着傲人的芬芳。

穿过悠悠流转的时光隧道，时空切换到了民国时期，胡杏芬出生于慈溪横河镇相土地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她自幼便聪慧过人，在求学之路上一路高歌猛进，成绩优异。1932 年秋，她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才华，成功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一时间，成为校园中备受瞩目的耀眼才女。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这些才情出众的女子。她的男友因勇敢参与爱国运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无情杀害，这一沉重的打击，如同一记重锤，将她的心击得粉碎，让她陷入了极度的悲痛深渊之中。祸不单行，与此同时，她又不幸染上了肺结核，无奈之下，不得不辍学踏上漫长的疗养之路。在辗转多家医院、历经无数次失望后，1936 年底，她住进了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

在那略显孤寂的疗养院里，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胡杏芬遇到了化名“李知凡太太”的邓颖超。邓颖超的出现，恰似一道明亮而温暖的光，瞬间照亮了她那黑暗冰冷的世界。她们同住一间病房，朝夕相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结下了深厚无比的情谊。邓颖超身上的所散发出来的乐观、敏锐和平易近人的特质，如同一股春风，缓缓吹进胡杏芬的心田，让她深受感染。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将目光从个人的悲痛中抽离，对民族命运和时局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在邓颖超的积极影响下，胡杏芬逐渐走出了个人感情的阴霾，她拿起笔，把自己在疗养院的这段独特经历写成了纪实散文《李知凡太太》。在这篇文章中，她以细腻入微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邓颖超的形象。此文一经问世，便成为革命文学的经典之作。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胡杏芬毅然投奔重庆的大姐，后经邓颖超引荐，有幸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她的才华赞赏有加，曾毫不吝啬地评价胡杏芬“思维敏锐，笔力不凡，对革命有着赤诚之心，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彼时，鉴于胡杏芬出色的外语专长和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周恩来满怀期望地推荐她前往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然而，命运再次对她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由于胡杏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未能成行。即便如此，在周恩来夫妇的鼓励下，胡杏芬没有放弃，她强撑着病体，开始撰写抗战文章，用手中的笔，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命运的磨难似乎永无止境。1939 年底，她的病情急剧恶化，1940 年秋，年仅 26 岁的她，如同一朵过早凋谢的杏花，在绚烂开放之后，只留下一缕淡淡的芬芳，随风而逝。

叶安庆与胡杏芬，这两位旧时代的悲情双姝，她们于不同的时空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却皆带着命运那无情的狂澜狠狠拍落。她们的才情，恰似夜空中转瞬即逝的刹那烟火，虽短暂却无比耀眼，点亮了历史幽暗的角落，却又在匆匆之间消逝不见。但她们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笔，蘸着对自由、理想与正义的执着与热爱，绘就的精神长卷在岁月的长河中永不褪色，熠熠生辉。

投稿邮箱:cixi2881002@163.com

岁月沧桑，光阴倏忽。飞机经过两小时飞行，高度已明显下降，探视窗外机场轮廓已清晰可见，随之我也喜形于色，潜藏在内心六十多年的梦念不就即刻成真了吗？

1962 年我步入初中，有缘且庆幸阅读到年初版的革命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是当时青年作家罗广斌的力著，结合本人狱中的亲历亲为，基于极高的写作天赋，把小说中江姐、许云峰、疯子、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等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极具吸引力，没几天我就把整书生吞了。当然只重情节未入精髓，但出于年少时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诸多人物可歌可泣的高大形象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飞抵渣滓洞，参观白公馆的愿望也油然而生。

今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二），一家人在萧山机场登上了赴渝的航班，翌日儿女们即倾尽全力为我圆梦，由市区直奔——歌乐山。

出于国家对革命传统教育的关注，源于中华儿女对革命先烈永恒的怀念情感，重庆市政府在 1950 年就着手把歌乐山麓的渣滓洞和山上的白公馆改建成了地方红色旅游经典景点，供游客参观监狱旧址，了解先烈事迹，感受那段已逝岁月的沧桑和厚重，激励年轻一代铭记历史，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社会与幸福生活。

市区和景点两地之间设有专门站台和专车。“红岩 180”车头大字显赫，除四轮和挡风玻璃外整车装饰通红，站台前长队如龙，车内座无虚席，人们的参观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芸窗札记

那个漂泊的旅人走了（外一篇）

飞 白

郑愁予，一个将“错误”的读音刻入民族诗歌记忆的诗人，其创作生涯如同一幅融合古典意蕴与现代精神的画卷。他以独特的浪子美学与深邃的“诗境三层界”理念，在中国现代诗中开辟了独属自己的疆域。

他童年随军迁徙的动荡，抗战烽火 的悲怆目睹，青年时代纵览桂林山水至台湾海峡的壮阔旅程，凝成郑愁予诗歌中挥之不去的浪子情结与漂泊意识。这不仅是个体验的投射——“不是归人而是过客”的喟叹在《错误》中化为经典意象，更是特定时代流离族群的精神写照。他成功将传统游侠的慷慨任气转化为现代语境下对生命无根性的形而上追索，使“浪子”从具体形象升华为具有普遍共鸣的原型。

郑愁予自创的“诗境三层界”理论，是其创作的精神罗盘，在这个罗盘中他践行着自己的诗歌理想和文学实验——

第一层界，在日常生活中的私密抒情，如《四月赠礼》等诗作以纯净语言捕捉刹那感动；第二层界，反映历史与家国的宏大叙事，如《革命的衣钵》将孙中山精神熔铸为史诗性咏叹，超越了宣传口号而成为对理想主义的深情召唤；第三层界，体现生命与宇宙本体的哲思交融，如《乡音》《陨石》等穿透具象，在“一刹那与自然无间”中触及永恒——“没有自然，我就不能写诗”正是其艺术信仰的宣言。这三层并非割裂，而是层层递进、互相渗透的生命整体。郑愁予的现代性绝非无根浮萍。他深植于中国古典文学土壤：章回小说的传奇血脉、旧诗词的婉约意境，尤其是词体的节奏与凝练，被巧妙化入现代诗行。譬如《错误》中“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的意象经营，《如雾来时》朦胧的意境营造，均显露出将古典美学基因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功力。他证明了“横的移植”之外，“纵的继承”同样能锻造出深刻的现代诗魂。

他是承启两岸的抒情重镇，作为 1950 年代台湾“现代派”初创六元老之一，郑愁予却未被信条束缚。在纪弦高呼“横的移植”时，他坚持从自身文化血脉和生活体验中汲取养分。早期代表作《梦土上》虽在现代派时期出版，其清幽深致的抒情风格与意象的东方韵味，已与传统展开了隐秘对话。他架起了台湾现代诗运动中连接古典与现代、个人抒情与时代关怀的独特桥梁。其作品在两岸被广泛传诵与研究，成为中文世界跨越地域的“现代诗的古典”。

郑愁予先生的诗歌，是漂泊者在寻找精神原乡途中镌刻的碑文。他以内敛深沉的笔触，将个人际遇升华为一代人的心灵史诗，将古典意境点化为现代诗意的璀璨星辰。他不仅是台湾现代诗坛无法绕过的坐标，更是整个汉语新诗传统中，一位以浪子之身守护永恒乡愁的抒情哲人——在“过客”身影的背后，是对生命与宇宙最深的凝望与安顿。

和郑愁予在宁波的匆匆一面

据中国诗歌网消息，著名诗人郑愁予因心脏病衰竭，6月13日在美国去世，享年 92 岁。不禁回忆起，2013 年 7 月，郑愁予先生来宁波，我有幸与他短暂会面。那场偶然的相遇，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去见郑愁予老先生，是在宁波鼓楼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叫做米诺时光的咖啡吧里，他和夫人梅静静坐在那里。满

红色情怀

“没座位去不？”哪还顾得管理人员的询问，此刻的我早已忘却了奔八的年龄，更不问前路 的“山高海深”，一抬腿就挤进车内的人群。约半小时车程就临景点入口。渣滓洞原是个小煤矿，因渣多煤少而得名，坐落在山麓三面环山的凹地，一面洞开，低处有一坪地，小坪尽处背山坡上建有“红岩红”剧场，正门与渣滓洞入口遥对，剧场内演绎的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历史场景。走向渣滓洞的山道坡度不大，几路纵队行走千余米入内：牢房呈口字形，四周围墙高筑、墙头铁丝网密布，道边设有不少明岗、林中潜伏暗哨，高低互成犄角，枪口齐煞煞对准牢房，内中动静尽在狱警掌控之中，戒备森严。平房女牢一号便是江姐的囚禁处，20 余平米的样子，集体关押 16 人，空荡、阴湿，光线暗淡，先烈们席地而卧。隔墙便是行刑室：烙铁、脚镣、手铐、老虎凳、狼牙棒，锈迹斑斑的各式铁链样样俱在，让人毛骨悚然，可想而知当年先烈们遭受酷刑的惨烈。



家乡巨变（农民画） 五林科

头白发，笑容可掬，见我进来，起身招呼，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说道“我是郑愁予，你好”，继而微笑着缓缓坐下。他说，这次来参加台州温岭的东海诗会，临时起意想来看看宁波的天一阁，只是行程非常匆忙，到宁波时已近下午五点半，那边已经闭馆，无奈正逢酷暑，夫人的身体有些不适，只得临时找个地方坐坐稍事休息。机缘巧合，台州接待方想到了请我作陪。穿格子短袖衬衣的郑老先生，一点也看不出那个年龄的岁月痕迹，说到在耶鲁大学、香港大学等客座讲学、谈话，从游历大陆的山川河海，到连续在欧洲自驾二十一天自由行，在已经八十的年纪上驰骋着一颗二三十岁年轻的心，脸上泛着自由的光芒。

这位被称作“浪子诗人”的老人和我面对面坐着，仿佛时光轮回，把我拉进那个非常陌生的场景，真切又幻灭。郑老先生喜欢喝黄酒，就为他要了黄酒陪他一起喝。他聊他的过去，他成长的地方、他学习生活的地方，他四处行走赋诗的地方，他的儿女，他接下来还想去的地方。对他来说，行走是一种诗歌的存在状态。

聊到戴望舒、聊到王国维，他说诗又是一种境界；聊到齐白石，聊到毕加索，他说白石老人的虾太贵，论只卖，又说毕加索的抽象派和早期的印象派有着各自显著的表达重点和艺术特征；还有聊到餐桌上的苕菜炸梅鱼，我说这是梅鱼，梅花的“梅”，他说夫人名字中就有个“梅”，转而笑对夫人说，“你现在就在吃你自己的鱼。”

因为我并不是很了解郑愁予老先生的个人历史，有些话题自然也还是聊不开，但作为一个倾听者，或是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还是让他能进入状态并开始尽情表达的。

酒过三巡，他还临时起兴，随口吟起了几句诗，我约略记得这几句：高楼大厦在后花园如雨后春笋一般长起来，长到天际和白云笑语。他拿这个作比，说这叫有象无意，意象意象，意是象的前提，象是意的载体等等。

尽管聊天漫无边际，还是围绕诗酒展开，且笑指我也是个性情中人，说自己酒一旦喝起来，能从晚上喝到第二天

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因其自诩为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后裔，故白公馆又称“香山别墅”。该建筑位于歌乐山腰，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南边临一悬崖，悬崖上又经砌石叠加，僻出一坪地，建有二 层中西合璧的主楼、辅楼各一，主楼西侧一层设过道和辅楼相通。馆内设有防空洞改建的刑讯室和贮藏室改成的牢牢。主楼四方闭合、辅楼平面敞开，山势险峻，建筑地点隐匿。

从渣滓洞出口的公路盘旋而上驱车 2.5 公里便到白公馆景点，入口处雕有书中人物主角许云峰原型许建业的坐像。由于春节是旅游旺季，为满足八方来客的参观欲、增加流量，一切手续均免，沿着略陡的石砌阶梯四纵队攀登而上，人们比肩接踵拾级前行，梯道屈曲，两边草木葱郁，跨过溪涧拱桥，仰视方窥见，一堵颇具气势迎面壁立于参观人群眼前的黄色门墙，又登多步终见墙体正中大门。门外左边悬崖突兀的岩石上筑有一座岗哨亭，处在直插主楼和辅楼斜下的咽喉叉道口，下看——虎视眈眈，猛然间我不仅

读懂了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且也折射出戴笠们的面目狰狞。入门右手处立有小萝卜头整身雕像，全身黑色，发黑更甚，唯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更鲜艳夺目，我想：这是雕者的良苦用心，小萝卜头生不逢时，所谓的牢中特殊的“自由”、手中的“截铅笔、8 年黑暗的笼罩便是他短暂生命拥有的一切，而红领巾又暗喻着革命一定成功、旭日必将东升；小萝卜头大脑袋，瘦骨嶙峋，脚下地面抛满了各式糖果、饮品、饼干，我想：那是今日少年出于纯正童心的分享，祈盼小萝卜头能脱下瘦骨嶙峋，手携手共托起祖国的明天，美好的未来……

歌乐山上滴血的枪口曾夺去了 300 多位革命烈士年轻宝贵的鲜活生命；歌乐山下的激烈枪响又划破了重庆大地黎明前的夜空；而歌乐山间的盘山道中却留下日月轮回一甲子之多我夙愿实现的脚印。

“红岩 180”将永远穿梭于用烈士鲜血浇灌的红梅盛开两边的专用车道上，满载八方宾客游人，与新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迎巨浪劈波奋进！

那年那月

记二伯父的三次死里逃生

美 羊

我的二伯父是一位“老革命”，他长得牛高马大，霸气侧漏……我外公以前记住的是他的一双大脚板——那可是积年累月奔跑在崇山峻岭间与日本鬼子及反动派开展不屈不挠的周旋、斗争中所炼就出来的“铁脚板”！而我所记得的是他那粗犷而又宏亮的大嗓门，也清楚记得我爸在这位大他七岁的二哥跟前总是“乖”得好似立马回到了少年时的小弟弟身份的那种场景。而我爸就是在二伯父勉励与设法促成下读了书，以后跟着他走进革命队伍里来的。

提起二伯父，在他的家乡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南溪村，那可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胆识过人的他早年间就一直依托南溪那山高路险的山区地形，发动村民，组织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后来他又成为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下辖的“火花”部队的一名指导员。而作为他最小侄女的我，少年时就听了不少他平均每年一次到我家来小住时的口头“回忆录”。

二伯父爱来慈溪，因为慈溪不仅有他的同胞手足我爸，还有他当年在“三五支队”时并肩战斗的生死战友姚月礼伯伯。他非常熟悉去这位老战友家的路径以及跟他省城工作有关的慈溪汽车站（二伯父的最后职务是中共杭州汽车运输处总支书记），而我则活脱脱地成了他在慈溪时“钦定”的小小勤务兵。在我家，时年十岁的我总是受他的随时差遣——说真的，我很讶异于当年的自己在跟他前竟无法实现哪怕一次的偷懒，如帮他一会儿递这个、一会儿又拿那个等等；出门时，他亦总是少不了我的伴作与陪聊……二伯父对我不失温和与亲切，而我则深深迷上了听他以温和的语气，微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讲述他在那腥风血雨年代里的一件件斗争往事。其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他曾亲历的三次死里逃生的危险经历。

一次是为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当时“火花”部队定下了一个打掉当地某个罪恶极劣绅的计划。由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还不甚认识这个劣绅，经事先侦察，得知那劣绅会在某时去看戏，便制定出了一个看我二伯父给谁点烟，就让游击队员直接击毙劣绅的计划方案。

然而，由于叛徒告密，当二伯父在戏场给那劣绅点烟之际，突然有人高喊：“他是游击队！”说时迟，那时快，机敏过人的年轻战士们立马有人打掉了戏场的电灯，霎时间，人群乱作一团，大家尖叫着，如潮水般往戏场外涌去，而我二伯父则混在人群中，随着人流反颇为轻松地被带出了戏场外。“一到戏场外面，我就放心了！”几十年后，二伯父来我家时如是回忆道。

第二次历险，是发生在抗战时期。一次，二伯父和一位游击战士执行任务归来。虽然他俩已够小心了，一路上白天蛰伏，晚上走山道，却还是不幸被山上的毒蛇咬伤，当场双双昏迷。幸运的是，正好被一位一直在立场上倾向于游击队、平时也没少帮助他们的当地妇女发现。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可这位妇女又哪里敢去镇上的医院啊！她只得敲响当地一位土郎中的家门，好说歹说，谎称是自己女婿被蛇咬了，最终才救了他们两个。也因这次救人举动，从此，“火花”部队的全体战士都亲切地称这位妇女为“三五外婆”。在当地，“三五外婆”帮助“三五支队”游击队的英勇行为早已传为佳话。

第三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坝头里金的一场战斗失利后，二伯父就是凭借他那双超大型的“铁脚板”与机敏灵活的头脑，一路飞奔，总算是甩脱了何应钦部下国民党兵的追捕，勉强捡回来了一条命。可惜的是，他的战友章宏烈烈士没能逃脱，被敌人打死后再被割下了头颅……

细想起来，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后后代，都是靠着像我二伯父等革命前辈们当年的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才换来如今幸福安宁的生活，因此，我们都不该忘记前辈们当年为打下红色江山所受的艰难困苦与无数牺牲。

鼓楼的夜

——兼寄郑愁予先生

写诗，你说就先写一个“我”我在哪里？我在七月燃烧的城墙边看你白发轻轻扬起，这热风已将它们一点点熟识。酒入愁肠，愁的不是你的心却是那闭上的馆门。微醺，沉醉在鼓楼夜色下打马而过，有“梅”绽开在寂寞枝头你指着盘中的虾说，这就是白石老人的虾论罢了，太贵！但它们都是关于东海——最美丽的传说。金门望海峡，隔岸草遥遥最近处只不过 1600 米。就让遥望的错误成蝶蜕变作真实的星子落下来：下酒、落肚，蒙坎铿锵……